



1.

臺灣女性抽象藝術先驅

1960年代興起的藝術團體、畫會和聯展活動，女性藝術家參與比例很低的時代，黃潤色是一位受到矚目的女性藝術家。

黃潤色1937年出生。她的祖父黃呈聰早年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活動，擔任《臺灣民報》發行人，是一位實業家。黃潤色的父親黃雄輝，繼承父業。母親黃喜美則是具才情且溫柔的日籍女性。優渥的環境與良好的教養，培育出黃潤色的涵養與氣質。她從小即展露繪畫天分，1954年跟隨前輩畫家楊啟東學習水彩畫，習得寫實繪畫技法。

黃潤色讀高中時，父親經商失敗，家道中落。她獨立謀生，從事教職，1956至1960年間，先後在臺中的烏日國民學校與篤行國民學校擔任美術教師。在這段時期，她持續繪畫創作，積極提送作品參加多項美術團體及公辦的大型美術展覽，多次獲得入選與獎項。從此建立了她繪畫的信心，進而朝藝術之路發展。



【本頁圖】

1962年左右黃潤色的留影。圖片來源：王飛雄提供。

【左頁圖】

黃潤色，〈作品83-B〉（局部），
油彩、畫布，90×73cm，1983。

黃潤色，是臺灣戰後第一位以抽象繪畫創作成名畫壇的女性藝術家，也是「東方畫會」的第一位女性成員。黃潤色的抽象繪畫，一開始就展現一種流暢、優雅的曲線結構，加上同色系的豐富色韻變化，以及大型的寬幅表現作品，在恢宏的氣度中，兼具細膩、含蓄的氣質。黃潤色那婉約、迴旋，充滿律動與夢幻色彩的繪畫作品，是臺灣抽象畫壇最美麗、優雅的典範；而她本人更是20世紀中、後期以男性為中心的現代畫壇，最迷人而尊貴的女神。臺灣戰後「現代繪畫運動」因為有黃潤色的出現與參與，更蒙上一層神秘又深富思維、想像的溫婉面紗。

出身彰化名門

黃潤色，1937年6月22日出生於臺北；但不久，即隨父母遷居回到故鄉彰化。黃家是彰化有名的仕紳，世居彰化西庄，乃地主之家，家境優渥，祖父黃呈聰翁（1886-1963）是一位具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

1970年代，黃潤色與其作品〈作品76-Y2〉。



自幼入私塾學習漢學，之後赴日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23年畢業。赴日期間，即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相關活動；也曾短暫停留中國，深受白話文運動影響。返臺後，成為推廣白話文的先驅者之一，並擔任《臺灣民報》發行人，對推動臺灣民族意識之覺醒、主體文化的追求與建構，不遺餘力。同時，也極力倡導女子受教及婦女參政等先進議題，巡迴全島各地演講、座談。這樣的家庭氛圍，多少都影響了黃潤色的生命塑成。

除了做為臺灣近代文化的倡建者，黃呈聰也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他憑藉著所學專業，加上家族雄厚的財力，經營農業開墾，並投資鳳梨罐頭生產、精米加工、糖業開發，乃至輕便鐵道經營等，事業有成。晚年甚至投入基督教「真耶穌教會」的傳道工作，設立教會，助人益世。1930年代，事業擴及臺灣北部，曾在臺北大稻埕永樂町，即今迪化街，開設株式會社，結合彰化市北門之本店，專營臺日間的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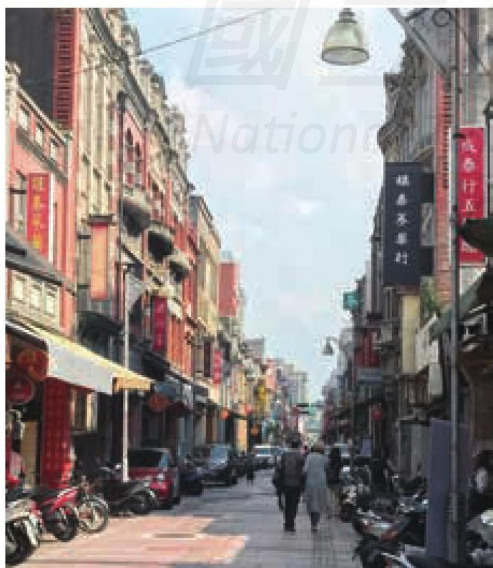
溫柔、婉約的女畫家黃潤色年輕時於臺北新公園（今228和平公園）留影。圖片來源：王飛雄提供。

[左圖]

2018年臺北大稻埕迪化街一景。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右圖]

日治時期的臺北大稻埕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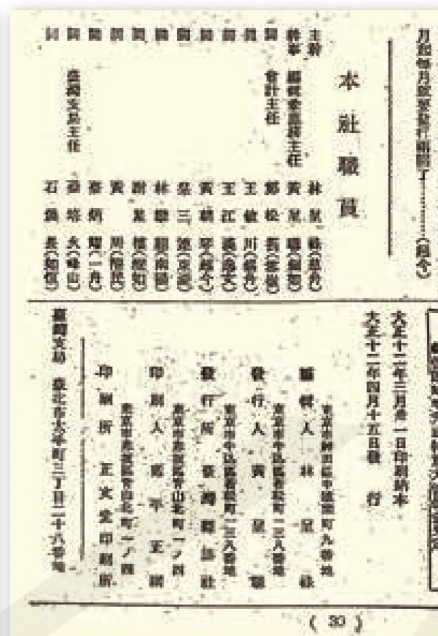




黃潤色祖父黃呈聰（前排坐者右4）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活動。圖為1925年基隆人士歡迎林獻堂（右6）領銜之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請願委員會的合影。黃呈聰為請願委員之一。



1925年1月6日，報社成員合影於臺北大稻埕蔣渭水執業之大安醫院旁的《臺灣民報》總批發處。



黃潤色的祖父黃呈聰擔任過《臺灣民報》的發行人。圖為《臺灣民報》創刊號。
 《臺灣民報》創刊號上登載有黃呈聰為發行人的字樣。
 《臺灣民報》第1卷第8期封面。

兒子黃雄輝（1910-1982），也就是黃潤色的父親，於臺南長老教會中學（今長榮中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娶日籍女子加藤喜美子（Kato Kimiko, 1912-1996，漢名黃喜美）為妻。兩人育有五名子女，黃潤色排行中間，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兩個妹妹。年齡差距均在三、四歲之間，感情緊密。加上日籍的母親能詩擅文的緣故，培育兒女以良好的教養及成長環境，使得黃潤色自小即對藝術充滿興趣。

黃雄輝學成返臺後，繼承父業，駐守臺北，協助公司事務。黃潤色出生不久，父親為公司業務所需，舉家遷返故鄉，黃潤色的童年記憶也都和彰化有關。

彰化古稱「半線」（Babuza），乃早期原住民地名，至雍正時期，取「建學立師，以彰雅化」之意，改稱「彰化」；又以生產稻米著稱，而有「臺灣米倉」之美稱；近年則以花卉、水果，成為產業。縣內以八卦山知名，八卦山大佛更成

彰化八卦山大佛。



為戰後中臺灣知名景點。1930年代的日治時期，彰化地區的人口已突破百萬。

彰化自古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所屬鹿港更有所謂「一府、二鹿」之稱，緊迫臺南府城。近代選舉，彰化因人口結構酷似臺灣整體結構之縮影，往往成為選舉結果觀察的最佳指標。

黃家在彰化乃知名士紳，又經營實業，頗受地方人士敬重。

喜愛繪畫，美術比賽資優生

黃潤色幼年，身體虛弱，一晒太陽就容易頭昏眼花；雖然作為兩個哥哥最鍾愛的妹妹，又是兩個妹妹最依賴的姊姊，但黃潤色的個性安靜，和哥哥、妹妹們的活潑外向完全不同。她喜歡室內的活動，特別是畫畫，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家中豢養的鴨、鵝、貓、狗……。

嚴肅的父親，讓害羞的黃潤色不敢親近；倒是溫柔內斂、深愛文學、又能作日文短詩的母親，是她聊天的對象，母女二人經常親暱地交談。

黃潤色八歲時，入學彰化市春日國民學校（今民生國小）；一年級

【左圖】

黃潤色與兩位哥哥。

【右圖】

黃潤色（右）與兩位妹妹。





溫柔的母親是黃潤色最親密的談心對象。

時，就展現美術天分，受到日籍老師的注目與賞識。這是一所專收女生的學校，學生以日籍為多，且都出自相當良好的家庭，彼此競爭激烈。就在一次黃潤色以作品獲得繪畫比賽第一名時，竟然引發了日籍學童家長的強烈反彈，甚至還為此事召開家長會議，懷疑黃潤色的作品是出自大人的代筆；為此，黃潤色被迫進行現場演示，那超齡的美術表現，才化解了眾人的質疑。

不過，黃潤色才讀了一年，日本就結束了在臺的統治。1945年，臺灣成為中華民國一個省分。「國語」也由日語改為華語。

彰化女中一景。
圖片來源：洪婉馨攝影提供。



彰化女中校園一景——紅樓，紅樓於黃潤色就讀期間曾作為校舍及教室使用，現為校史館。圖片來源：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提供。



家道中落，獨立謀生

1950年，黃潤色十四歲那年，順利考入省立彰化女中。初、高中的六年期間，她經常在各項美術比賽中獲得佳績；儘管如此，心疼女兒的母親，還是忍不住也會對這個竟日禁閉作畫的女兒，叨念幾句。即使漸漸長大的妹妹們，也會譏笑這個姊姊：只懂畫畫、不會生活。但黃潤色仍滿足地沉溺在自己的美術天地中。

不過美好的日子，沒能太長久；黃潤色讀高二那年，父親的事業遭遇致命的打擊，他經營的麵粉工廠，資金被親信矇蔽掏空，甚至被債主登門逼債。一家人生活頓失所依，甚至為了逃避債主，只好舉家搬離彰化，尋求親友庇護。最後輾轉從烏日搬到臺中，安定下來。

[左圖]
彰化女中早期美術教室一景。

[右圖]
紅樓一景。圖片來源：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提供。



隨前輩畫家楊啟東習畫

定居臺中的黃家，隔鄰正好住的是日治時期知名的前輩畫家楊啟東（1906-2003）。隔著後院的竹籬笆，黃潤色經常可以窺見這位畫家面對畫架上那方畫布，沉思、創作的專注模樣，更激發了自己對成為一個專業藝術家的想像與憧憬。也就在高中畢業那一年，黃潤色獲得擔任烏日國小代課老師的教職。同時，利用課餘時間，進入楊啟東老師的畫室，正式向他學習繪畫技法，周末常隨楊老師外出寫生。

楊啟東是臺中人，臺北師範學校本科畢業，任教杏壇，曾在臺中商

【關鍵詞】楊啟東（1906-2003）

楊啟東，臺中豐原人，1925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本科，曾任教國校十八年。1928年以〈滯船〉入選第2回「臺展」之後，總計入選「臺展」七次、「府展」三次。1947年起擔任省立臺中商業職業學校美術教師。多次參加「全省美展」、「教員美展」，1977年創辦中部水彩畫協會。

楊啟東擅長以水彩描繪風景、人物或靜物畫，寫實功力扎實，藝術才華洋溢。他是一位傑出畫家，更是一位優秀的美術教師。認真教學的他，常對繪畫有天賦及興趣的學生，特別於課後免費教導，示範作畫方法，熱心指導學生作畫。黃潤色1956年於彰化女中畢業後，即在臺中跟隨楊啟東學習水彩寫實技巧。



楊啟東，〈初秋〉，水彩，77×109.3cm，1955，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保管。



1951年，楊啟東扶著單車攝於臺中商職校門口。

黃潤色向楊啟東學習繪畫寫生時，楊啟東替她拍攝的照片。



職執教美術二十年，並以水彩創作及藝術評論知名畫壇。他教學認真，常對繪畫有天賦及有興趣的學生熱心教導，示範寫實作畫技法。父執輩的楊啟東，對這位鄰居「黃小姐」視如己出，疼愛有加；外出寫生時，經常要求她坐在身旁，以免周遭那些「心肝不好」（意即心術不正、存心不良）的「臭男生」，對她有所企圖。

充滿愛心與關懷的國校老師

1957年，黃潤色通過教育廳美術教員檢定考試，正式成為國民小學教師。生性慈和的黃潤色，幾乎以全生命的心力關懷學生。一位旅美的僑胞陳長安（臺立），詳細紀錄了當年黃老師對他的關懷與協助。他說：



1957年6月16日，臺中美術研究會成立大會紀念留影。前排右二為黃潤色、左三為楊啟東。

筆者年幼失怙，家境清寒，遲了一年才入學，然而從小喜愛讀書，成績也大都名列前茅。當年黃潤色老師被分發到臺中烏日國小擔任五年級女生班的級任導師，並擔任男生班的美術、珠算等科任老師。有一次下課，黃老師問我說：「你的成績都很好，為什麼不到升學班？」觸動了我內心的願望。黃老師再問我：「你自己想不想轉到升學班去？」「當然。」於是黃老師以堅定的語氣對我說：「暑假我去看你媽媽，請她讓你六年級開學後轉到升學班。」每個月的補習費（十元）由她負責，並鼓勵提醒我：「你已慢了一年，到升學班後要加倍努力，迎頭趕上……。」聽了黃老師的這席話，令我感動、感激又感慨萬分。事實上，這些放牛班的孩子，大多數因為環境因素，家庭困苦，被剝奪了受教權與應享有的資源。

就在筆者小學五年級結束的暑假某一天，黃潤色老師和她擔任導師的女生班班長翁阿貴同學，兩人騎著腳踏車來到筆者的家；師生兩人到訪，在村莊裡造成了小小的轟動。令人更加感

動的是，黃老師不僅說服了我的母親點頭答應讓我開學後，由「放牛班」轉到「升學班」，還為我準備了信封、信紙和郵票，要我在暑假裡溫習功課，如有問題就寫信問她；更重要的是她竟然拿錢出來要我去看眼科醫生，檢驗度數，配戴眼鏡。天知道，由於家境及營養的關係，我的第一副眼鏡，兩眼都高達1800度的深度近視，黃老師送的這一副眼鏡，不啻是「超級近視」的救星。農家離校遠，交通又不便，赤腳上下課，天黑、天寒都是考驗。然而，黃老師勉勵我的話：「路應該自己走，命運應該自己掌握，前途更應該由自己去開拓。」一直銘記在心頭。

然而，問題又來了，體檢通過後，註冊費呢？學費呢？此事被黃老師知道後，她曾取下手指上的戒指，要我拿去當舖典當當學費，我不敢接受。當時我失望、痛心和難過，錯失升學的良機，也辜負了黃老師的心血。此時黃老師也轉到臺中市篤行國小服務，在那期間，她遇到資質好、對美術對圖畫有興趣、家境較差的學生，也會自掏腰包為他（她）們購買畫具，而她自己則節儉如常，為善不欲人知，直到她轉到臺北田邊製藥上班為止。

約1960年代初期，黃潤色
與作品合照。





約1960年代，黃潤色與早期作品合照。

由於環境與個性的格格不入，我鼓起勇氣，寫信給當時人已在臺灣田邊製藥公司擔任主管祕書的黃潤色老師，告訴她我在家鄉實在待不下去了，想上臺北找工作。後來我接到黃老師回信：「既然如此，那就上臺北試試看吧。」幾經轉折，我終於到了臺北，黃老師抽空幫我和陳登科兩個鄉下孩子在三重長樂街某五金工廠找到了一份學徒的工作。好不容易熬過了艱苦的初中三年，接著我直升延平補校高中部，黃老師因此而感到高興與欣慰，問我希望得到什麼禮物，我直言希望能配戴隱形眼鏡，結果我一償宿願。

大約高二時，黃老師準備回彰化故鄉，她的早期美術畫作，由我伴隨卡車司機接送到彰化。這些近半世紀的瑰寶，被臺北美術館典藏組發掘蒐集收購並加以展示，可謂明珠見世、光耀藝壇，筆者身為她的學生，也深感與有榮焉。

黃潤色參加省立彰化社會教育館舉辦之水彩寫生比賽獲得優勝。



教學之餘，黃潤色也持續創作；擔任烏日國小教職期間，作品多次獲得全省教師美展入選，甚至在1959年，還獲得第1屆「鯤島書畫展覽」第一獎的榮譽。